



唐書  
世一



伊8  
1795  
245



U 8  
735  
245

裴陽宋楊崔李解列傳第五十五

唐書百三十

裴陽宋楊崔李解列傳第五十五

裴滄絳州聞喜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  
 王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鑄諭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  
 母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  
 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  
 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後為永年  
 令有惠政吏刻石頌美以倉部郎中病廢滄侍疾十餘年不肯仕  
 琰之沒始擢明經調陳留王簿遷監察御史時崔湜鄭愔典吏部  
 坐姦賊為李尚隱所劾詔滄按訊而安樂公主上官昭容為阿右  
 滄執正其罪天下稱之累進中書舍人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  
 旱甚役不止滄上言春夏母聚大眾起大役不可興土功妨農事  
 若役使乖度則有疾疫水旱之裁此天人常應也今自冬徂春雨

書圖念

此係明治  
八月八日  
諸山同人  
悼君田一  
所購以贈

書圖念

不時降人心憔悴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曠之孽職爲此發今東作云始丁壯就功妨多益少飢寒有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爲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做哉不報遷兵部侍郎以銓總勞特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爲吏部侍郎甄拔士爲多拜御史大夫灌雅與張說善說方宰相數薦之灌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焉擢吏部尚書世儉素而晚節稍畜伎妾爲奢侈事議者以爲缺改太子賓客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懿從祖弟寬

寬性通敏工騎射彈碁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瘡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鶴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舉拔萃爲河南丞遷長安尉宇文融爲侍御史括天下田奏爲江東覆田判官改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寬自以情立議曰廟尊忌甲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善之請如寬議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肯從河內節度使蕭嵩表爲判官歷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領江淮運列倉河陰奏寬爲戶部侍郎自副遷吏部出爲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繇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玄宗賦詩褒餞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

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中人通數冒賄寬以法繩治  
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感附三載用安祿  
山守范陽召寬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  
功簿寬密白其妄會河北部將入朝盛譽寬政且言華虜猶思之  
帝嗟賞睠倚加厚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  
以激敦復敦復任氣而疎以林甫爲誠先是寬以所善請於敦復  
卽欲白發其言林甫趣之敦復未及聞扈幸溫泉宮而其下裨將  
程藏曜曹鑿自以他事繫臺寬捕按之敦復謂寬求致其罪遽以  
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寬睢陽太守及韋堅  
獄起寬復坐親貶安陸別駕林甫任羅希奭殺李適之也亦使過  
安陸將怖殺寬寬叩頭祈哀希奭乃去寬懼終見殺巧爲浮屠不  
許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

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  
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爲政務清簡所莅人愛  
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爲首然惑于佛喜與桑  
門游習誦其書老彌篤云子謂

諂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綽舉止不順累遷京兆倉  
曹參軍號王巨表署襄鄧營田判官母喪居東都會史思明亂逃  
山谷間思明故爲寬將德寬舊恩且聞諂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  
呼爲郎君僞授御史中丞賊殘殺宗室諂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  
又嘗疏賊虛實於朝事泄思明恨罵危死而免賊平除太子中允  
遷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陝諂徒步挾考功南曹印赴行  
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將用爲御史中丞爲元載沮却故拜  
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諂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推酤利歲出

丙幾何諳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諳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故未敢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載忌之出爲虔州刺史歷饒廬亳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新卽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蕝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諳列奏帝謂不畏彊禦善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爲庇之諳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盛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時朝堂別置三司決庶獄辨爭者輒擊登聞鼓諳上疏曰諫鼓詢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動天聽爭纖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諳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爲重

輕因獻獄官箴以諷坐所善誅貶閬州司馬俄召爲太子右庶子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凡五世爲河南諳視事未嘗敢當正處以寬厚和易爲治不鞫人以賊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寬弟子胄字胤叔擢明經佐李抱玉鳳翔幕府不得意謝歸更從宣歙觀察使陳少游抱玉怒劾貶桐廬尉時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許鳴謙名知人見崔造及胄器之白栖筠取胄爲支使代宗惡宰相元載怙權召栖筠爲御史大夫欲以相栖筠引胄殿中侍御史尤爲載所惡會栖筠卒胄護喪歸洛陽人爲危之胄屹然不沮惴少游復表爲淮南觀察判官載誅始拜刑部員外郎遷宣州刺史楊炎當國爲載復讎窮撫所惡會胄部人積胄雜奉爲賊炎遣員寓蔓劾峭詆貶汀州司馬稍遷京兆少尹以

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遷江西觀察使初李兼嘗罷南昌卒千餘人收資稟爲月進胄白罷之樊澤徙襄州宰相議所代德宗雅記胄才遂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剝下希恩製重錦異綾名貢奉有中使者卽悉公帑市歡胄待之有節獻餉直不數金宴勞止三爵是時武臣多粗暴庸人待賓介不以禮少失意則以罪中傷之胄亦劾斥其管記世恨胄之流于俗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

陽嶠其先北平人世徙洛陽北齊尚書右僕射休之四世孫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右御史中丞相彥範袁恕已爭取爲御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其意不樂彈抨事爲語彥範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爲右臺侍御史久乃遷國子司業嶠資謹飭好學喜

誘勸後生修講舍人以爲善職睿宗立進尚書右丞時議建都督府擇最吏故嶠爲涇州都督議罷歷魏州刺史荊州長史本道按察使率以清白聞魏州人務耳闕下請嶠爲刺史故再治魏入爲國子祭酒封北平縣伯引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爲學官皆名儒冠云生徒游墮者至督以鞭楚人怨之乘夜毆嶠道中事聞詔捕毆者殺之嶠撫孤姪與子均常語人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昔時一尉耳以老致仕卒諡曰敬

宋慶禮洛州永平人擢明經補衛尉武后詔侍御史桓彥範行河北鄆斷居庸五回等路以支突厥召慶禮與議見其方略器之俄遷大理評事爲嶺南採訪使時崖振五州首領更相掠民苦于兵使者至輒苦瘡癘莫敢往慶禮身到其境諭首領大誼皆釋仇相親州土以安罷戍卒五千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以習識邊事拜河

東河北營田使善騎日能馳數百里性甘於勞苦然好興作濱塞掘堦植兵以邀虜徑議者蚩其不切事稍遷貝州刺史復爲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拒制奚契丹武后時趙文翽失兩蕃情攻殘其府更治東漁陽城玄宗時奚契丹款附帝欲復治故城宋璟固爭不可獨慶禮執處其利乃詔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爲使築裁三旬畢俄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淄青沒戶還舊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廩充居人蕃輯卒贈工部尚書慶禮爲政嚴少私吏畏威不敢犯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諡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勞臣在邊垂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疆衛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宴然其功可推不當醜諡慶禮兄子辭玉亦自詣闕訴改諡曰敬

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五世祖縉爲陳中書舍人名屬文終交愛九州都督武康郡公子林甫代領都督隋滅陳踰三年乃降徙長安林甫字衛卿爲柳城太守高祖軍興遣其子琮招之挈郡以來授檢校總管足疾不能造朝帝以絳州寒涼拜刺史累封宜春郡公琮字孝璋爲上津令會天下亂去官與秦王同里居武德初爲王府參軍兼庫直隱太子事平詔親王宰相一人入宴而琮獨預太宗賜懷昔賦申以恩意歷沔綏二州刺史姆饋孺子以餅妻僞受而棄之垣外人咨其廉瑒始爲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檄取畿內嘗負逆人貲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而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爲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敗有司追趣其課瑒執不可曰韋氏當國擅擢士大夫赦罪人皆不改奚獨取

已寬之人重斂其租非所以保下之宜遂止不課由是名顯當世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沓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爲日知先構瑒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爲恐脅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府可廢玄宗直之令傑還視事而逐日知瑒進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帝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廷英殿瑒言利病尤詳帝咨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嗾默唯唯獨瑒抗議故出爲華州刺史帝封太山集樂工山下居喪者亦在行瑒謂起直經使和鍾律非人情所堪帝許乃免入爲國子祭酒表大儒王迴質尹子路白履忠等三人教授國子有詔迴質諫議大夫皇太子侍讀履忠老不任職拜朝散大夫罷歸子路直弘文館皆有名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春秋三家儀禮者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

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官獎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爲瑒立頌太學門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大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官稟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史浮虛之徒耗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挈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司爲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又在朝難矣帝然其言再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瑒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据舊典爲之節文揖讓威



儀哭踊衰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矻石耳瑒伯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閑居賦自託常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位終司屬卿安平縣男瑒從父兄晏精孝經學常手寫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儵曾孫解褐左玉鈐衛兵曹參軍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浮屠惠範倚太平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爲所擠貶邛州司馬玄宗立擢汾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鸞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巧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貲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練孫佺敗績于奚擢隱甫并州司馬護邊會兄逸甫疾甚未及

行詔責逗留下除河南令累拜華州刺史太原尹入爲河南尹居三歲進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爲大夫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掘諸獄其後患囚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廚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顯事無所承詔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帝嘗詔校外官歲考異時必委曲參審竟春未定隱甫一日會朝集使詢逮檢實其暮皆訖議者服其敏帝嘗謂曰卿爲大夫天下以爲稱職張說當國隱甫素惡之乃與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暴其過不宜處位說賜罷然帝嫉朋黨免其官使侍母歲餘復爲大夫遷刑部尚書兼河南尹帝還京師卽拜東都留守累封清河郡公卒贈益州大都督諡曰忠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嘗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

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絜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云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諭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年二十舉明經再調下邳王簿州刺史姚班說其能器之神龍中左臺中丞侯令德爲關內黜陟使尚隱佐之以最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是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闕材廉者輒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鷲刻人憚其彊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

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湜情復當路乃出尚隱爲伊闕令懷讓魏令湜等伏誅玄宗知尚隱方嚴繇定州司馬擢吏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拜兵部員外郎懷讓裔人後歷給事中尚隱以將作少監營橋陵封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御史王旭招權稍不制仇家告其罪尚隱窮治具得姦賊無假借遂抵罪進兵部侍郎俄出爲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已鏤石著驗聞人馮待徵等助實其言尚隱劾處妖妄詔流懷照播州再遷河南尹尚隱性剛亮論議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御下不苛密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誦記略無遺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素覺左遷桂州都督帝遣使勞曰知卿忠公然國法須爾因賜雜綵百匹遣之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哀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

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丘爲御史大夫時司農卿陳思問引屬史多小人乾隱錢穀尚隱按其違賊累鉅萬思問流死嶺南改尚隱太子詹事不閱旬進戶部尚書前後更揚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諡曰貞尚隱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摯失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仕官未嘗以過謫惟劾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云自開元二十二年置京畿採訪處置等使用中丞盧奐爲之尚隱以大夫不充使永泰以後大夫王翊崔渙李涵崔寧盧杞乃爲之

解琬魏州元城人舉幽素科中之調新政尉後自成都丞奏事稱旨躡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顧琬習邊事追追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遷侍御史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以功擢御史中丞兼北廷都護西域安撫使琬與郭元振善宗楚客惡之左授滄州刺史爲政引大體部人順附景龍中遷御史大夫兼朔方行軍大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農習戰多爲長利華虜安之景雲二年復爲朔方軍大總管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料三城兵省其戍十萬人改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濟南縣男以老丐體骨不待報輒去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準品給全祿璽書勞問會吐蕃騷邊復召授左散騎常侍詔與虜定經界因詣輯十姓降戶琬建言吐蕃不可以信約請調兵十萬屯秦渭間防遏其姦是冬吐蕃果入寇爲秦渭兵擊走之俄復請老不許遷太子賓客年八十餘開元五年終同州刺史

裴陽宋楊崔李解列傳第五十五終

西川忠鳳節  
氏書同甫

唐書百三十

宗室宰相列傳第五十六

西川忠鳳節  
氏書同甫

唐書百三十一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始名昌神龍初擢左衛郎將開元中遷累  
通州刺史以辦治聞按察使韓朝宗言諸朝擢秦州都督徙陝州  
刺史河南尹其政不苛細為下所便玄宗患穀洛歲暴耗徭力詔  
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  
功詔永王璘書皇太子瑛署領進御史大夫二十七年兼幽州長  
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被廢而父象見逐武后時葬有闕至是丐  
陪瘞昭陵闕中詔可哀冊典物焜照都邑行道為咨歎遷刑部尚  
書適之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天寶  
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累封清和縣公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  
甫陰賊即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  
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

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不親於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宗皆適之厚善悉爲林甫所構得罪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政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爲免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陰被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藥自殺

李峴吳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玄宗歲幸溫湯旬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騫昂何盈擿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零陵太守峴爲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尋徙長沙永王爲江陵大都督假峴爲長史至德初肅宗召之拜扶風太

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瑩鞠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爲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臣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若虛傅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逐李暉嶺南流瑩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爲重輕示無御史臺帝怒李揆不敢爭乃出峴

兼

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曰峴欲專權耶乃云  
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朕今出之尚恨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  
敢專權陛下寬之祇益盛德耳代宗立改荆南節度知江淮選補  
使入爲禮部尚書兼宗正卿乘輿在陝由商山走帝所還京拜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爲相中  
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卽敕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  
任諫官憲官者無限員不踰月爲要近譖短遂失恩罷爲太子詹  
事遷吏部尚書復知江淮選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卒年  
五十八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  
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爲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  
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羯胡亂常誰不  
凌汗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勳舊子若孫一

日皆血鉄砧尚爲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況河北殘孽  
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  
爲賊致死困獸猶鬪況數萬人乎於是器與呂譚皆齷齪文吏操  
常議不及大體尚騰頰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  
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峴兄峴嶧從上皇峴翊戴肅宗以勲力  
相高同時爲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嶧爲戶部侍郎  
銀青光祿大夫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父擇言累爲州刺史封安德郡公  
以吏治稱張嘉貞爲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刺史倨甚擇言守漢  
州獨引同榻坐講繹政事名重當時勉少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始  
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二都會俗厖錯號難治勉摧姦扶隱爲有名從  
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

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員外郎。關東獻俘百將，卽死。有歎者，勉過問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完宥，後歸者日至。累爲河東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進梁州刺史。勉假王晬、南鄭令晬爲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讒殺良吏乎？」卽拘晬爲請得免。晬後以推擇爲龍門令，果有名。羌渾奴刺寇州，勉不能守，召爲大理少卿。然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已，勉不肯，乃出爲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屬兵睦鄰，平賊屯，部人父病爲蠱，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爲其父則孝也。」縱不誅，入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修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尋拜嶺南節度使。番禺賊馮崇道、桂叛將朱濟時等負險爲亂，殘十餘州。勉遣將李觀率容州刺史王翊討斬之。五嶺平，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旣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柁居官久，未嘗技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滑亳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爲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東諸帥暴桀者，皆尊憚之。田神玉死，詔勉節度汴宋。未行，汴將李靈耀反，魏將田悅以兵來叩汴，而屯勉與李忠臣、馬燧合討之。淮西軍據汴北，河陽軍壁其東。大將杜如江、尹伯良與悅戰，匡城不勝，徙壘與靈耀合。忠臣將軍李重倩夜攻

其營與河陽軍合謀賊不陣潰悅走河北靈耀奔韋城爲如江所禽勉縛以獻斬闕下旣而忠臣專汴故勉還滑臺明年忠臣爲麾下所逐復詔勉移治汴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汴宋滑毫河陽等道都統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帝又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接勉奏言賊以精兵攻襄城而許必虛令兵直擣許則襄圍解不待報使其將唐漢臣與德信襲許未至數十里有詔詰讓二將懼而還次扈澗不設備爲賊所乘殺傷什五輜械盡亡漢臣走汴德信走汝勉懼東都危復遣兵四千往戍賊斷其後不得歸於是希烈自將攻勉勉氣索嬰守累月援莫至哀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檢校司徒平章事召旣見帝素服待罪詔不許勉內愧取充位而已不敢有所與貞元初帝起盧杞爲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

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躡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歲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諡曰貞簡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旣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爲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遣戍兵常視其資糧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之樂家傳響泉韻磬勉所愛者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子始補鄭丞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迎天子遣使東出關至華候吏李翼不敢問夷簡



謂曰泚必反向發幽隴兵五千救襄城乃賊舊部是將追還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凶狡還西助泚送死危禍也請驗之翼馳及潼關果得召符白于關大將駱元光乃斬賊使收僞符獻行在詔卽拜元光華州刺史元光掠功故無知者夷簡棄官去擢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遷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遷虔州司戶參軍九歲復爲殿中侍御史元利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驚倪始爲江南觀察使冒没于財夷簡爲屬刺史不爲憑所禮至是發其貪憑貶臨賀尉夷簡賜金紫以戶部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陽制蔡右脅仰給度支後亡死略盡而歲取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苟軍興可乎奏罷之閱三歲徙帥劔南西川雋州刺史王顥積姦賊屬蠻怒畔去夷簡逐顥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始韋臯作奉聖樂于

顥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語其屬曰我欲蓋前人非以詒戒後來十三年召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穆宗立有司方議廟號夷簡建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有武功廟宜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止久之請老朝廷謂夷簡齒力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復以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產貲病不迎醫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毋碑神道惟識墓則已世謂行已能有終始者

李程字表臣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也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

唐書百五十一  
語警拔士流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  
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爵渭源縣男德宗  
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爲順時朕欲  
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矍  
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嬾日過八塲乃至時號八塲  
學士元和三年出爲隋州刺史以能政賜金紫服李夷簡鎮西川  
辟成都少尹以兵部郎中入知制誥韓弘爲都統命程宣慰汴州  
歷御史中丞鄂岳觀察使還爲吏部侍郎敬宗初以本官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帝冲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  
化天下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又請置  
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加中書侍郎進彭原郡公寶曆二年檢  
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徙河中召拜尚書左僕射

俄檢校司空領宣武山南東道節度再爲僕射先是元和長慶時  
僕射視事百官皆賀四品以下官答拜大和四年詔不答拜王涯  
竇易直行之自如程循其故不自安言諸朝御史中丞李漢謂不  
答拜於禮太重文宗不許聽用大和詔書議者不善也程爲人辯  
給多智然簡倪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最爲帝所遇嘗曰高  
飛之翮長者在朝卿朝廷羽翮也武宗立爲東都留守卒年七十  
七贈太保諡曰繆子廓第進士累遷刑部侍郎大中中拜武寧節  
度使不能治軍補闕鄭魯奏言新麥未登徐必亂旣而果逐廓乃  
擢魯起居舍人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  
府從歷四鎮有才略爲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大和中  
爲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府罷

上

擢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令狐楚節度河東引爲副使入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判度支帝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亡所撓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忍縮不得對氣益奪搢紳賴以爲彊它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陞帝喟而歎石進曰陛下之歎臣固未諭敢問所從帝曰朕歎治之難也且朕卽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賢聖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

比

立四十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僞今自視何如卽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爲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于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沴北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請下詔尉安之帝曰善又問奈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卽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簿最不得措其姦則百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卽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

昌爲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  
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  
清德爲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況天子獨不可爲法乎是時  
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石建言宰  
相左右天子教化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猶當祐之雖有盜無害  
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於  
召募請直以金吾爲衛帝嘗顧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  
漢何等王覃曰陛下文宣王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彊帝志使不  
怠因曰陛下之間而覃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  
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  
文宣而又自以爲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  
濟矣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謹走塵

起百官或轆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  
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  
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  
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  
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開成赦令賜京畿一歲租停  
乃鎮正至端午三歲獻以其直代百姓配緡天下非藥物茗果它  
貢悉禁又罷宣索營造帝曰朕務其實不欲事空文石以異時詔  
令天子多自踰之因請內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臨遣十道黜陟  
使敕以政治根本使與長吏奉行之乃盡病利俄進中書侍郎帝  
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邪石曰然古詩  
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良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  
何不秉燭游勸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

安人疆國其庶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閉闔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爲謀主故藩鎮日橫天子爲旰食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爲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遼治興成渠渠當咸陽右十八里左直永豐倉秦漢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轅下牛盡可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然恐役非其時奈何帝曰以陰陽拘畏乎苟利於人朕奚慮哉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贓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係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它宰相所用疆蔽其過此其私也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

五石本作二

門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五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十一石因卧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始訓注亂權歸闈豎天子畏偏幾不立石起爲相以身徇國不卹近倖張權綱欲彊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未爲之遂罷去遣日饗資都闕士人恨憤石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它不聽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節河東會伐潞詔以太原兵助王逢軍榆社石起橫水戍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領之常曰軍與人賜二緘治裝會財匱而給以半士怨又促其行并乘隙激衆以亂還兵逐石出之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俄檢校吏部尚書卽拜留守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弟福字能之大和中第進士楊嗣復領劍南辟幕府崔鄆輔政兼集賢殿大學士引爲校理調藍田尉後

并

石當國薦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至戶部郎中。累歷州刺史。進諫議大夫。大中時。党項羌震擾。議者以將臣貪牟產虜怨。議擇儒臣治邊。乃授福夏綏銀節度使。宣宗臨軒諭遣福以善政聞。徙鎮鄭滑。再遷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宣武節度使。入遷戶部尚書。會蠻侵蜀。詔福持節宣撫。卽拜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戰。敗績。貶斬王傳。分司東都。僖宗初。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就拜留守。改山南東道節度使。王仙芝寇山南。福團訓鄉兵。邀險須之。賊不敢入。轉略岳鄂。以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溫求援於福。乃自將州兵。率沙陀壯騎五百赴之。賊已殘。江陵郛而聞福至。乃走。以勞。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朝。以太子太傅卒。

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本名躔。字昭回。避武宗諱。改焉。長慶中擢進士第。又策賢良方正異等。辟義成淮南幕府。稍遷監

察御史。累進起居郎。李德裕雅知之。爲人彊幹。所泄無不辦。繇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四遷中書舍人。會昌中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時方伐劉稹。武宗慮河朔列鎮陰相締。以撓兵事。德裕薦回持節往諭。何弘敬王元逵以澤潞通京洛。非若河北三鎮。國家許世以壤也。傳子孫者。且稹父子無功。悖誼理上。以邢洛磁三州與河北比境。用軍莫便。魏鎮且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公等取三州。報天子二將聽命。又張仲武以幽州兵攻回鶻。而與劉沔不協。回至諭以大義。仲武釋然。卽合太原軍攻潞。復以回爲使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囊韃謁道。左回不施行。顧左右呼直史責破賊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二日。賊平。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俄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崩。爲山陵使。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以與德裕善。決

吳湘獄時回爲中丞坐不糾擿貶湖南觀察使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給事中還制謂責回薄遂貶賀州刺史徙撫州長史卒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刑部尚書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秦隋棄親侮賢皆二世而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饗國長久嗚呼盛歟

宗室宰相列傳第五十六

終

唐書百三十一

唐書百三十一

劉吳韋蔣柳沈列傳第五十七

唐書百三十二

唐書百三十二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杞推椀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

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向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不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

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王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又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滂，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槩如此。子玄



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  
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  
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  
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  
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  
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  
以馬爲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  
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  
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  
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  
配車故博帶褻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轆而鐙蹠而鞍非唯不師  
於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爲定令

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  
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  
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  
其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爲太樂令  
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  
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  
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  
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杵斧斤弗  
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  
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  
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諡曰文六子貺餽  
彙秩迅迴

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玄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脩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爲也因著外傳云子滋浹

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蔭歷漣水令楊綰薦材堪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功曹母喪解服除以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職奉法進至給事中興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蝗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開貞元二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相無所設施廉抑畏慎而已明年罷又明年復爲吏部侍郎遷尚書會御史中丞韋貞伯劾奏吏選不實滋覆疏舛吏因得爲姦詔與

聞

侍郎杜黃裳奪階卒贈陝州大都督諡曰貞浹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間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爲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

餽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終右補闕父子三人更洩史官著史例頗有法彙左散騎常侍終荆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仕爲鄆丞杜鴻漸自劔南還過鄆廚驛豐給楊炎薦彙名儒子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幹彊濟野媪將爲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輔政分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

年贊本無學第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既富饒卽厚斂廣  
貢奉以結恩又不能訓子皆驕傲不度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  
諡曰敬迴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  
更安史亂迴餽運財賦力于職大曆初爲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  
遷給事中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坐  
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  
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  
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爲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止  
戈記至德新議等凡數十篇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琯聞憂不寐曰捷卿有  
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  
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卒迅續詩書春秋禮  
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與魏元忠朱  
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兢才堪論議詔直史館脩國史遷右拾遺  
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節閔太子難姦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  
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  
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  
仁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爲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  
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獨任胸臆可爲寒心自昔翦  
伐宗支委在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魚  
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糜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且根朽者葉枯  
源涸者游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幹夷芟略盡陛

下卽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伏願陛下全常棣之恩慰罔極之心天下幸甚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相靈之譏況陛下豁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顓生殺之權其爲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奈何以爲罪且上有所失

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卽位猶有褚無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爲戒撓直就曲斲方爲刳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爲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逢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監于茲哉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爲堯舜莫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監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

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爲訕已卽除名  
蕭瑀諫無伐遼出爲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  
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  
孫勦絕爲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  
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  
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爲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  
匠詆訶商略則蕪辭拙跡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  
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  
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坐望卧觀雖狂瞽逆意終不  
以爲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  
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有所不周  
上心未諭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

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  
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尋以母  
喪去官服除自陳脩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  
功有詔拜諫議大夫復脩史睿宗崩實錄留東都詔兢馳驛取進  
梓宮以父喪解宰相張說用趙冬曦代之終喪爲太子左庶子開  
元十三年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爲樂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  
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大風詔羣  
臣陳得失兢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風拔樹  
壞居人廬舍傳曰敬德不用厥災旱上下蔽隔庶位踰節陰侵於  
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壞木風陰類大臣之象恐  
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  
下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災異欲人主

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亂府庫未充  
冗員尚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昧謁大行趨競彌廣此弊未革寔  
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惓惓願斥屏羣小不爲慢游出不御之  
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  
足累聖德矣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  
領阿貴朋佞釀澤浮辭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  
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  
在家脩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進封長垣縣  
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  
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累遷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天寶  
初入爲恒王傅雖年老衰僂甚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嫌其衰不  
用卒年八十兢敘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疎悟時人病其太簡初

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  
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勸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  
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  
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  
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  
謂今董狐云

韋述弘機曾孫家廚書二千卷述爲兒時誦憶略徧父景駿景龍  
中爲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爲時儒宗常載書數  
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  
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舉進士時  
述方少儀質陋倪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  
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它唯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

遂上第開元初爲櫟陽尉祕書監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卽祕書續  
七志五年而成述好譜學見柳沖所撰姓族系錄每私寫懷之還  
舍則又繕錄故於百氏源派爲詳乃更撰開元譜二十篇累除右  
補闕張說旣領集賢院薦述爲直學士遷起居舍人從封太山奏  
東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脩六典徐堅構意歲餘歎曰吾更脩七  
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官領  
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初令狐德棻吳兢等撰武德以來國史  
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爲例一篇嵩欲蚤就  
復奏起居舍人賈登著作佐郎李銳助述紬績逮成文約事詳蕭  
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改國子司業充集賢學士累遷工部侍  
郎封方城縣侯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澹榮利爲  
人純厚長者當世宗之接士無貴賤與均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

黃墨精謹內祕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安祿  
山亂剽失皆盡述獨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汚僞官賊平流渝州  
爲刺史薛舒所困不食死廣德初幼蕭直爲李光弼判官詣闕奏  
事稱旨因理述蒼卒犇追能存國史賊平盡送史官于休烈以功  
補過宜蒙恩宥有詔贈右散騎常侍韋氏之顯者孝友詞學則承  
慶嗣立邃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有述所著書二  
百餘篇行於時弟迥迪學業亦亞述與迥對爲學士與迪竝禮官  
縉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  
梓云

蔣乂字德源嘗州義興人徙家河南祖瓌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  
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祿山反以計佐其帥全并潞等州兩  
京陷被拘乃陽狂以免號王巨引致幕府歷侍御史擢左司郎中

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又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兢位史官又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彊記逮冠該綜羣籍有史才司徒楊綰尤稱之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籍散舛白宰相請引又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亦奇之署集賢小職又料次踰年各以部分得善書一萬卷再遷王屋尉充太常禮院脩撰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脩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爲左衛將軍許王下降又上疏以爲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王者繆鑿典禮違人情不可爲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又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爲少對曰俚室窮人子苟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王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

年不爲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日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縗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縗服冕裳去聖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爲朝廷爽法疏入帝迂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又有守十八年遷起居舍人轉司勳員外皆兼史任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顏劄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召又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衆悉亡以對乃訪又又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爲學士儒者榮之順宗既



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問又曰中宗卽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爲不遷主有司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配饗永絕又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雖毀而禘祫竝陳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初一也由是遷廟遂定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章貫之刪正制敕三十篇爲開元格後敕李錡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又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勲不可自替可乎曰替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執政然之故罪止錡及子息無芻坐者未幾改秘書少監復兼史館脩撰與獨

孤郁韋處厚脩德宗實錄以勞遷右諫議大夫裴均罷宰相而李吉甫惡均以嘗監脩故授又太常少卿久之遷秘書監累封義興縣公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曰懿又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咨訪之又據經義或舊章以參時事其對允切該詳初以是被遇終亦忤貴近介介不至顯官然資質樸直遇權臣秉政輒數歲不遷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髮志學老而不厭雖甚寒暑卷不釋于前故能通百家學尤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至萬五千卷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脩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又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又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它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又旣改之矣更曰慶羣臣乃知帝且厭兵云又論撰百餘篇五子係伸偕知名仙佶皆位刺史

係善屬文得父典實太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明年拜右拾遺史館脩撰與沈傳師鄭幹陳夷行李漢參撰憲宗實錄轉右補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與左常侍崔玄亮涕泣苦諍申錫得不死歷膳部員外工禮兵三部郎中皆兼史職開成末轉諫議大夫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係友婿出爲桂管觀察使人安其治復坐漢貶唐州刺史宣宗立召爲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吏部侍郎歷興元鳳翔節度使懿宗初拜兵部尚書以弟伸位丞相懇辭乃檢校尚書右僕射節度山南東道封淮陽郡公徙東都留守卒子曙字耀之咸通末由進士第署鄂岳團練判官除虞工二部員外郎改起居郎黃巢之難曙闔門無噍類以是絕意仕進隱居沈痛中和二年表請爲道士許之

伸字大直第進士大中二年以右補闕爲史館脩撰轉駕部郎中

知制誥白敏中領邠寧節度表伸自副加右庶子入知戶部侍郎九年爲翰林學士進承旨十年改兵部侍郎判戶部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必咨天下得失伸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覲心亂由是生帝嗟歎伸三起三留曰它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諭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踰四月解戶部加中書侍郎懿宗卽位兼刑部尚書監脩國史咸通二年出爲河中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司都東七年用爲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傅表乞骸骨以本官致事卒贈太尉

偕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脩撰轉補闕主客郎中初柳芳作唐曆大曆以後闕而不錄宣宗詔崔龜從韋澳李荀張彥遠及偕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續云累遷太常少卿大中八年與盧耽牛叢王

佩盧吉撰次文宗實錄蔣氏世禪儒唯伸及孫子兆能以辭章取進士第然不爲文士所多三世踵脩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曆天下多藏焉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永寧尉直史館肅宗詔芳與韋述綴輯吳兢所次國史會述死芳緒成之興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篇敘天寶後事棄取不倫史官病之上元中坐事徙黔中後歷左金吾衛騎曹參軍史館脩撰然芳篤志論著不少選忘厭承寇亂史籍淪缺芳始謫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推行義類做編年法爲唐曆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爲諸儒譏訕改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卒子登冕

登字成伯淹貫羣書年六十餘始仕宦元和初爲大理少卿與許

孟容等刊正敕格以病改右散騎常侍致仕卒年九十餘贈工部尚書

子璟字德輝寶歷初第進士宏詞三遷監察御史時郊廟告祭吏部以雜品攝上公璟據開元元和詔書太尉以宰相攝事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傅攝餘司不及差限請如舊制從之累遷吏部員外郎文宗開成初爲翰林學士初芳永泰中按宗正諫斷自武德以昭穆系承撰永泰新譜二十篇璟因召對帝歎新譜詳悉詔璟攬撫永泰後事綴成之復爲十篇戶部供筆札稟料遷中書舍人武宗立轉禮部侍郎璟爲人寬信好接士稱人之長游其門者它日皆顯於世會昌二年再主貢部坐其子招賄貶信州司馬終郴州刺史

冕字敬叔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院歷右補闕史

館脩撰坐善劉晏貶巴州司戶參軍還爲太常博士昭德王皇后崩冕與張薦議皇太子宜依晉魏卒哭除服左補闕穆質請依禮替而除冕議見用德宗旣親郊重慎祠事動稽典禮冕以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薦及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脩飭儀矩帝疑郊廟每升輒去劍履及象劍尺寸祝語輕重冕據禮以對本末詳明天子嘉異久之以論議勁切執政不善出爲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覲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之誼鹿鳴君臣之讌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不遑議禮方牧未朝讌樂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目不覲朝廷之禮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二年于茲矣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二

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溘先朝露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歿者衆臣自悼何德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會冕奏閩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置牧區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部內馬驢牛羊合萬餘游畜之不經時死耗略盡復調乾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尚書

沈旣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吏部侍郎楊炎雅善之旣執政薦旣

悼

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脩撰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旣濟奏議以爲則天皇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厠唐列爲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闕而列爲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

房陵太后行某事改其制紀稱中宗而事迹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諡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人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德宗立銳于治建中二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至稟餼幹力什器館宇悉有差權公錢收子贍用度旣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待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缺何事官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大抵費月不減百萬以

息準本須二千萬得息百萬配戶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待人流  
所損尤甚今關輔大病皆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產積府縣未有以  
革臣計天下財賦耗斲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它費十不  
當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空虛何則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  
費雖廣不獲已爲之又益以閑官冗食其弊奈何藉舊而置猶可  
若之何加焉事遂寢炎得罪既濟坐貶處州司戶叅軍後入朝位  
禮部員外郎卒撰建中實錄時稱其能子傳師

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少爲杜佑所器貞  
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  
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  
聞之文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  
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爲顏子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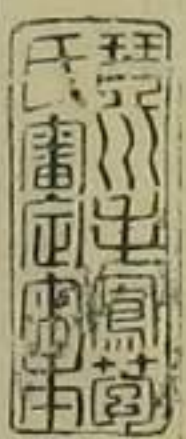
復登制科授太子校書郎以鄆尉直史館轉左拾遺補闕史館脩  
撰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缺  
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爲宰  
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  
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  
爲湖南觀察使方傳師與脩憲宗實錄未成監脩杜元穎因建言  
張說令狐垣在外官論次國書今彙史殘課請付傳師卽官下成  
之詔可寶曆二年入拜尚書右丞復出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傳師  
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慎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  
論決嘗擇邸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  
長安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莅以廉靖聞入  
爲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

唐書卷三十二  
十六  
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屬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帑無儲錢營宅以葬子詢字誠之亦能文辭會昌初第進士補渭南尉累遷中書舍人出爲浙東觀察使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咸通四年爲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安奴私侍兒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爲亂夜攻詢滅其家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劉潼代爲節度馳至朝奴心祭其靈坐

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孳繁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隨世哀撥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王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爲永愾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釀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騁耶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遠耶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歟自韓愈爲順宗實錄議者闕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乃知爲史者亦難言之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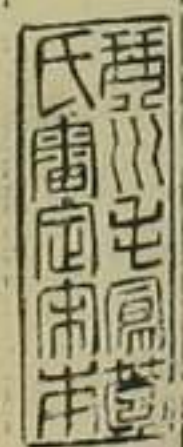
劉吳韋蔣柳沈列傳第五十七

終



唐書百三十二

二郭兩王張牛列傳第五十八



唐書百三十三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開元初錄軍閥遷累右驍衛將軍兼北廷都護金山道副大總管明年突厥默啜子同俄特勒圍北廷虔瓘飭壘自守同俄單騎馳城下勇士徂道左突斬之虜亡酋長相率丐降請悉軍中所資贖同俄死聞已斬舉軍慟哭去虔瓘以功授冠軍大將軍安西副大都護封潞國公建募關中兵萬人擊餘寇遂前功有詔募士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漢徙豪族以實關中今畿輔戶口逋耗異時戎虜入盜丁壯悉行不宜更募驍勇以空京甸資荒服萬人所過遞馱熟糴且六千里州縣安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其補幾何儻稽天誅則諉大事不省既而虔瓘果不見虜還遷涼州刺史河西節度大使進右威衛大將軍四年奏家奴八人有戰功求為游擊



將軍宰相劾其恃功亂綱紀不可聽罷之陝王爲安西都護詔虔  
瓘爲副虔瓘與安撫招慰十姓可汗使阿史那獻數持異交訴諸  
朝玄宗遣左衛中郎將王惠齋詔書諭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  
衆以虔瓘獻宿將當捨嫌窒隙戮力國家自關西鎮列諸軍戍有  
定區軍有常額卿等所統蕃漢雜之在乎善用何必加募或云突  
騎施圍石城獻所致也葛邏祿稱兵虔瓘所沮也大將不協小人  
以逞何功可圖昔相如能詘廉頗寇恂不吝賈復宜各曠然終承  
朕命今賜帛二千段及佗珍器俾諒朕意虔瓘奉詔久之卒軍中  
以張孝嵩爲安西副都護孝嵩偉姿貌及進士第而慷慨好兵在  
安西勸田訓士府庫盈饒徙太原尹卒以黃門侍郎杜暹代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晉昌人長七尺猿臂虎口以格鬪功累補奉  
州三度府果毅從郭虔瓘破突厥有功加右驍衛將軍封介休縣

公吐蕃將空達延乞力徐寇渭源盜牧馬詔知運與薛訥王駿等  
相犄角敗之進階冠軍大將軍兼臨洮軍使封太原郡公賜賚萬  
計徙隴右諸軍節度大使鄯州都督突厥降戶阿悉爛跌跌思泰  
率衆叛執單于都護張知運詔以朔方兵追擊至黑山呼延谷敗  
之虜棄仗走取副都護還詔知運兼隴右經略使營柳城開元五  
年大破吐蕃獻俘京師明年復出將輕兵丙夜至九曲獲精甲名  
馬犛牛甚衆既獻獲詔分賜文武五品以上清官及朝集使三品  
者進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六州胡康待賓反率王駿討平之拜  
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帛九年卒于軍年五十五贈涼州  
都督知運屯西方戎夷畏憚與王君奭功名略等時號王郭帝詔  
中書令張說紀其功於墓碑上元中配饗太公廟永泰初諡曰威  
子英傑英又英傑字孟武爲左衛將軍幽州副總管開元二十三

年長史薛楚玉遣英傑與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帥萬騎及奚衆討契丹屯榆關契丹酋長可突于拒戰都山下奚衆貳官軍不利知義守忠引麾下遁去英傑克勤力戰死其下尚六千人殊死戰虜示以英傑首終不屈師遂燼

英又字元武以武勇有名河隴間累遷諸衛員外將軍哥舒翰見之曰是當代吾節制者祿山亂拜秦州都督隴右採訪使賊將高嵩擁兵入汧隴英又僞勞之且具饗旣而伏兵發盡虜其衆至德二年加隴右節度使召還改羽林軍大將軍掌衛兵以喪去職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英又統淮南節度使賊叩陝虢又改陝西節度潼關防禦使進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使代宗卽位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大夫雍王率諸將討賊洛陽留英又殿于陝東都平權知留守無檢御才其麾下與朔方同紇遂大掠都城及鄭汝

環千里無居人以功實封三百戶召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日驕蹇爲侈汰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未幾嚴武死成都乃拜劔南節度使自以有內主故肆志無所憚初玄宗在蜀時舊宮爲道士祠冶金作帝象盡繪乘輿侍衛每尹至先拜祠後視事英又愛其地勝選輒壞繪像自居之衆始不平又教女伎乘驢擊毬鈿鞍寶勒及它服用日無慮數萬費以資倡樂未嘗問民間事爲政苛暴人以目相謂怨崔寧不已同也出兵襲寧不克寧因人之怨率麾下五千直擣成都英又拒戰衆皆反戈內攻乃奔簡州次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斬首送寧遂屠其家

王君奐字威明瓜州常樂人初事郭知運爲別奏累功至右衛副率知運卒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四年吐蕃酋悉諾邏寇大斗拔谷君奐聞其怠率秦州都

督張景順乘冰度青海襲破之以功遷大將軍封晉昌縣伯拜其父壽爲少府監聽不事君奭凱旋玄宗宴君奭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俄而吐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壽殺居人取資糧進攻玉門軍使人斬君奭曰將軍常自以忠勇今不一進戰奈何君奭登陴西向哭兵不敢出初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世爲酋長君奭微時數往來爲所輕及節度河西回紇等頗鞅鞅恥爲下君奭怒數督過之旣怨望潛遣人至東都言狀君奭間驛奏四部有叛謀帝使中人卽訊回紇不能自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灤州渾大得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滕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而承宗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等益不平思有以復怨會吐蕃使間道走突厥君奭率騎到肅州掩取之還至甘州護輸徂兵發奪君奭節殺左右親

吏剖其心曰是始謀者君奭引帳下力戰兵盡乃死輸欲以尸奔吐蕃追兵至乃棄尸去帝痛惜之贈特進荊州大都督以喪還京師官護其葬詔張說刻文墓碑帝自書以寵之始吐蕃寇瓜州分遣莽布支攻常樂令賈師順乘城守俄而瓜州陷悉諾邏并兵攻之數日虜衆有姻家在城中使夜見師順曰州已失守虜悉衆來孤城渠可久不早降以全噍類乎師順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數日又說師順曰明府不降吾衆且還宜有以贈我師順請脫士卒衣襦悉諾邏知無有乃夜徹營去毀瓜州城師順開門收器械復完守備吐蕃果使精騎還襲見有備乃去以功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師順岐州人終左領軍將軍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姿幹瓌壯慷慨尚節義善騎射以平樂府別駕從郭虔瓘守北庭突厥侵輪臺遣守珪往援中道逢賊苦戰斬

首千餘級，禽頡斤一人。開元初，虜復攻北庭，守珪從僂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輪臺夾擊賊。再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爲刺史，器之引與共榻，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爲國重將，願以子孫託。可僚屬相期，邪稍遷建康軍使。王君奭死，河西震懼，詔以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礪？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修復位署，招流冗，使復業。有詔以瓜州爲都督府，卽詔守珪爲都督。州地沙壅，不可藝，常渚雪水溉田。是時渠塌爲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昔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修復堰防。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遷鄴州刺史，隴右節度使，徙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加採訪處置等使。契丹

奚連年梗邊，牙官可突于胡有謀者。前長史趙含章、薛楚玉等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九廟，契丹酋屈刺及突于恐懼，乃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遣右衛騎曹王悔詣部計事，屈刺無降意，徙帳稍西北。密引突厥衆將殺悔以叛。契丹別帥李過折與突于爭權不叶，悔因間誘之夜，斬屈刺及突于，盡滅其黨。以衆降。守珪次紫蒙川，大閱軍實，賞將士。傳屈刺突于首於東都。二十三年，入見天子，會藉田畢，卽酺燕。爲守珪飲，至帝賦詩寵之，加拜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賜金綵，授二子官。詔立碑紀功。久之，復討契丹，餘黨于捺祿山，鹵獲不訾。會裨將趙堪、白真陀羅等彊使平盧軍使烏知義度、湟水邀叛，奚且蹂其稼。知義辭不往，真陀羅矯詔脅之。知義與虜鬪不勝，還守珪匿其敗。但上克獲狀，事頗泄。帝遣謁者牛仙童按實。守珪逼真陀羅自殺，厚賂使

唐書百三十三 五  
者還奏如狀後仙童以賊敗事逮守珪以功貶括州刺史疽發背  
死子獻誠

獻誠天寶末陷安祿山授偽署後事史思明將兵數萬守汴州東  
都平史朝義走還汴獻誠不內集所統兵以州降詔即拜汴州刺  
史封南陽郡公改寶應軍左廂兵馬使更封鄧國公既來朝代宗  
禮賜尤渥擢山南西道節度使討南山劇賊高玉禽之俄兼劍南  
東川節度時崔旰殺郭英乂獻誠率眾戰梓州大敗大曆三年以  
疾歸京師舉其弟獻恭自代以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病甚固乞  
辭位卒始獻誠喜功名為政寬裕有機略隨方制變而簡廉不逮  
於父從弟獻恭數有軍功以右羽林軍代為節度使大曆未破吐  
蕃於岷州久之拜東都留守累遷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  
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上還詔書苦爭獻恭見帝曰高所奏宜

聽帝不答復前曰高乃陛下良臣當優異之上遂不徙杞世咨其  
不撓子煦積閱亦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振武軍逐節度使李  
進賢屠其家及判官嚴澈憲宗怒詔煦以本軍進討許以便宜賜  
縑三萬為軍資河東王鐔遣兵五千為援煦入捕亂卒蘇國珍等  
數百人誅之卒贈太子太保

獻誠從弟獻甫以軍功試光祿卿殿中監從河中節度使賈耽討  
梁崇義有勞德宗西幸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遷至金吾將軍  
檢校工部尚書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  
農悅安貞元四年代韓游瓌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憚獻甫  
嚴因游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為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  
乃得入於是斷山浚塹選嚴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  
鎮屯兵詔可獻甫遣兵馬使魏光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眾畏不

敢入寇十二年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開元二年吐蕃寇隴右詔隴右防禦使薛訥率杜賓客郭知運王峻安思順禦之以海賓爲先鋒戰武階追北至壕口殺其衆進戰長城堡諸將媚其功按兵顧望海賓戰死大軍乘之斬賊萬七千級獲馬七萬牛羊十四萬玄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授尚輦奉御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名養禁中肅宗爲忠王帝使與游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蠶起帝器之曰後日爾爲良將試守代州別駕大猾閉門自斂不敢干法數以輕騎出塞忠王言於帝曰忠嗣敢鬪恐亡之由是召還信安王禕在河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爲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讎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

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閱武鬱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與皇甫惟明輕重不得構忠嗣罪貶東陽府左果毅河西節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新羅城有言忠嗣才者希望以聞詔追赴河西進拔其城忠嗣錄多授左威衛郎將專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欲取當新城晨壓官軍陣衆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賊衆斃相蹂屐翼掩之虜大敗拜左金吾衛將軍領河東節度副使大同軍使尋爲節度使二十九年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天寶元年北討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漢北高會而還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疆特文降耳乃營木刺蘭山謀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縱反聞於拔悉蜜

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徙河東節度使進封縣公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缺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伺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爲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奩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又授一子五品官，後數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墨離平其國，乃

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讎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撫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異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

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寢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

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吒哉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初爲縣小史令傅文靜器之會爲隴右營田使引與計事積功遷洮州司馬河西節度使王君奭召爲判官君

奭死仙客獨得免蕭嵩代節度復委以軍政仙客清勤不懈接士大夫以信及嵩還執政因薦之稍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知節度留後事俄爲節度使開元二十四年代信安王禕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始在河西裔事省用倉庫積鉅萬器械犀銳崔希逸代之卽以聞帝令刑部員外郎張利馳傳覆視如狀帝悅將用爲尚書宰相張九齡持不可乃封隴西郡公實封戶二百李林甫探知帝旨稱其材會九齡罷故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遙領河東節度副大使爲相謹身無它與時沈浮唯唯恭愿前後錫與緘度不敢用百司諮決無所處可輒曰如令式帝旣用仙客知時議不歸乘間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警蓋患言也有爲言者警以爲實喜甚久之封幽國公加左相卒贈尚書右丞相諡曰貞簡



二郭兩王張牛列傳第五十八終

西川中鳳圖  
氏雷回南市

唐書百三十三

宇文韋楊王列傳第五十九

西川中鳳圖  
氏雷回南市

唐書百三十四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平昌公敬裔孫祖節明法令貞觀中為尚書右丞謹幹自將江夏王道宗以事請節節以聞太宗喜賚絹二百勞之曰朕比不置左右僕射正以公在省耳永徽初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寧為侍中坐房遺愛友善貶桂州卒融明辯長於吏治開元初調富平主簿源乾曜孟溫繼為京兆賢其人厚為禮時天下戶版剽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繇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鈎檢帳符得僞勲亡丁甚眾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韋洽裴寬班景倩庫狄履溫賈晉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

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緡帝悅引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無擾張空最務多其獲而流客頗脫不止初議者以生事沮詰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舉又集羣臣大議公卿雷同不敢異唯戶部侍郎揚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酬失場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後上臺省臺省須其意乃行下融所過見高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感涕者使還言狀帝乃下詔以客賦所在竝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發斂官司勸作農社使貧富相恤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趨刈穫流亡新歸十道各分官屬存撫使遂厥功復業已定州縣季一申牒不須挾名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每建白說輒引大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爲會帝封

太山還融以選限薄冬請分吏部爲十銓有詔融與禮部尚書蘇頌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散騎常侍徐堅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荊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丘分總而不得參事一決於上融奏選事說屢卻之融怒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等廷劾說引術士解禱及受賕說由是罷宰相融畏說且復用訾詆不已帝疾其黨詔說致仕放隱甫干家出融爲魏州刺史方河北大水卽詔領宣撫使俄兼檢校汴州刺史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又建請墾九河故地爲稻田權陸運本錢收其子入官興役紛然而卒無成功入爲鴻臚卿兼戶部侍郎明年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久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爲右丞相裴耀卿爲戶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人而性卞急少所推下旣居位日引賓客故

人與酣飲然而神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信安王禕節  
度朔方融畏其權諷侍御史李宙劾奏之禕密知因玉真公主高  
力士自歸翌日宙通奏帝怒罷融爲汝州刺史居宰相凡百日去  
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讓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旣罪之矣  
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對即使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  
福其息受贓饋狼藉乃貶融平樂尉歲餘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  
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于巖州道廣州遷延  
不行爲都督耿仁忠所讓惶恐上道卒初融廣置使額以侈上心  
百姓愁恐有司寖失職自融始帝猶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其後  
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子審字審融之貶也審與兄弟  
侍母京師及聞融再貶不告其家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  
共載達于巖州後擢進士第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

創杖架以高庠度杖長短又鑄銅爲規齊其巨細楊國忠顛政殺  
嶺南流人以中使傳口勅行刑畏議者嫉其酷乃以審爲嶺南監  
決處置等使活者甚衆後終和永二州刺史

韋堅字子全京兆萬年人姊爲惠宣太子妃妹爲皇太子妃中表  
貴盛故仕最蚤繇祕書丞歷奉先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  
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稟歲終  
增鉅萬玄宗咨其才擢爲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關門  
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汜隋常治之堅爲使乃占咸陽壅渭爲堰  
絕灞澹而東注水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澹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  
于下鑿爲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爲升樓詔羣臣臨觀堅豫取洛  
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爲  
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

唐書百三十四  
繡會稽則羅吳綾絳紗南海瑇瑁象齒珠琲沈香豫章力士菟飲  
器茗鏞金宣城空青石綠始安蕉葛蚌膽翠羽吳郡方丈綾船皆  
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先是人間  
唱得體紇那歌有揚州銅器語開元末得寶符於桃林而陝尉崔  
成甫以堅大輸南方物與歌語叶更變爲得寶歌自造曲十餘解  
召吏唱習至是衣缺膊衫錦半臂絳冒頷立艫前倡人數百皆巾  
幘鮮冶齊聲應和鼓吹合作船次樓下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帝  
以給貴戚近臣上百牙盤食府縣教坊音樂迭進惠宣妃亦出寶  
物供具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官屬賞有差蠲役人一年賦舟  
工賜錢二百萬名潭曰廣運堅進兼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等使  
又兼御史中丞封韋城縣男堅妻姜咬女李林甫舅子也初甚昵  
比旣見其寵惡之堅亦自以得天子意銳於進又與左相李適之

友  
善故林甫授堅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慎矜代之堅失職稍怨望  
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數於帝前短林甫稱堅才林甫知之  
惟明故爲忠王友王時爲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宴集林  
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且謀立太子有詔訊鞠林甫使楊慎矜楊  
國忠王鉷吉溫等文致其獄帝惑之貶堅縉雲太守惟明播川太  
守籍其家堅諸弟訴枉帝大怒太子懼表與妃絕復貶堅江夏別  
駕未幾長流臨封郡弟蘭爲將作少匠冰鄆令芝兵部員外郎子  
諒河南府戶曹皆謫去歲中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就殺之殺惟明  
於黔中惟堅妻得原從坐十餘人倉部員外郎鄭章右補闕內供  
奉鄭欽說監察御史豆盧反楊惠嗣薛王琬皆免官被竄堅始鑿  
潭多壞民冢墓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江淮  
鉤索堅罪捕治舟夫漕史所在獄皆滿郡縣剝斂償輸責及隣伍

多裸死牢戶林甫死乃止

楊慎矜隋齊王暕曾孫祖正道從蕭后入突厥及破頡利可汗乃得歸爲尚衣奉御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嚴辯自名開元初爲太府卿封弘農郡公時御府財物羨積如丘山隆禮性詳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楊卿者號無不精麗歲常愛省數百萬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慎矜沈毅任氣健而才初爲汝陽令有治稱隆禮罷太府玄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王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爲含嘉倉出納使被眷尤渥慎矜遷侍御史知雜事高置風格始議輸物有汙傷貴州縣償所直轉輕齋入京師自是天下調發始煩天寶二年權判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太府出納如故於時李林甫用事慎

輸

矜進非其意固讓不敢拜乃授諫議大夫兼侍御史更以蕭諒爲中丞諒爭輕重不平罷爲陝郡太守林甫知慎矜爲已屈卒授御史中丞兼諸道鑄錢使韋堅之獄王鉷等方文致而慎矜依違不甚力鉷恨之雖林甫亦不悅鉷父與慎矜外兄弟也故與鉷狎及爲侍御史繇慎矜所引後遷中丞同列慎矜猶以子姓畜之鉷負林甫勢滋不平會慎矜懼戶部侍郎仍兼中丞林甫疾其得君且逼已乃與鉷謀陷之明年慎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慎矜居臨汝置田爲後計會婢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慎矜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惠留宮中浸侍左右帝嘗問所從來婢奏爲慎矜家所賣帝曰彼乏錢邪對曰固將死賴史敬忠以免帝素聞敬忠挾術間質

其然婢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廷中步星變夜分乃去又白厭勝事帝怒而婢漏言於楊國忠國忠銜方睦陰相語始慎矜奪銜職田辱詬其母又嘗私語識書銜之未有發也至聞國忠語乃喜且欲嘗帝以取驗異時奏事數稱引慎矜帝悖然曰爾親邪母相往來銜知帝惡甚後見慎矜輒慢侮不爲禮慎矜怒銜乃與林甫作飛謀告慎矜本隋後蓄識緯妖言與妄人交規復隋室帝方在華清宮聞之震恐收慎矜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昺大理卿李道邃殿中侍御史盧鉉楊國忠雜訊馳遣京兆士曹參軍吉溫繫慎餘慎名於洛陽獄考治捕太府少卿張瑄致會昌傳舍劾瑄與慎矜共解圖識榜掠不服鉉遣御史崔器索識書於慎矜下妻卧內得之詬曰逆賊所寘固密今得矣以示慎矜慎矜曰它日無是今得之吾死命矣夫溫又誘敬忠首服語言慎矜不能對有詔杖敬

忠賜慎矜瑄死籍其家子女悉置嶺南姻黨通事舍人辛景奏天馬副監万俟承暉閑廐使殿中監韋衢等坐竄徒者十餘族所在部送近親不得仕京師遣御史顏真卿馳洛陽決獄慎餘慎名聞兄死皆哭旣讀詔輟哭慎名曰奉詔不敢稽死但寡姊垂白作數行書與別真卿許之索筆曰拙於謀已兄弟併命姊老孤莞何以堪此遂縊手指天而絕慎矜兄弟友愛事姊如母儀幹皆秀偉愛賓客標置不凡著稱於時慎名嘗視鑑歎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胡不使我少體弱邪世哀其言寶應初慎矜王琚韋堅皆復官爵

王鉷中書舍人璿側出子也初爲鄆尉遷監察御史擢累戶部郎中數按獄深文玄宗以爲才進兼和巿和糴長春宮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京畿關內採訪黜陟使林甫方興大獄撼東宮誅不

附已者以鉞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鷲擊狼噬鉞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斂嚮天子意人雖被蠲貸鉞更奏取脚直轉異貨百姓間關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郡高戶爲租庸脚士大抵貨業皆破督責連年人不賴生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于左右藏故鉞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爲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鉞有富國術寵遇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閑廐使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羣牧度支營田使天寶八載方士李渾上言見太白老人告玉版祕記事帝詔鉞按其地求得之因是羣臣奉上帝號明年鉞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裁接使於是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鉞於第左建太院文書叢委吏爭入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賜遺相望聲焰薰灼帝寵任鉞亞林甫而楊

鉞

託本傳而

國忠不如也然鉞畏林甫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白事稍自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鉞至趨進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鉞語久祿山益恭故林甫雖忌其盛亦以附已親之子準爲衛尉少卿以鬪雞供奉禁中林甫子岫亦親近準驕甚凌岫出其上過駙馬都尉王繇以彈彈其中折玉簪爲樂旣置酒永穆公王親視供具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隣等候準經過饌具倡樂必素辦無敢違意鉞事嫡母孝而與弟鐸友愛鐸疾鉞宦達常忿慢不弟鉞終不異情鐸歷戶部郎中鉞與鐸召術士語不軌術士驚引去鉞畏事泄託它事捕殺之以絕口王府司馬安定公主子韋會竊語於家左右往白鉞鉞遣季隣收會長安獄夜縊死以尸還家會姻屬權近而惕息不敢言鉞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爲中丞也與楊國忠同列用林甫薦爲大夫故國忠不悅鐸與邢緯

善絳鴻臚少卿壽子也以功名相期鉞因鐸亦交絳十一載四月  
絳與鐸謀引右龍武軍萬騎燒都門誅執政作難先二日事覺帝  
召鉞付告牒鉞意鐸與絳連故緩其事但督兩縣尉捕賊賈季隣  
逢鐸於路鐸謂曰我與絳有舊今反恐妄相引君勿受既至絳與  
其黨持弓刃突出格鬪鉞與國忠繼至絳黨相語曰勿鬪大夫或  
白國忠曰賊語陰相謂不可戰會高力士以飛龍小兒甲騎四百  
至斬絳盡禽其黨國忠奏鉞與謀帝不信林甫亦爲鉞言故帝原  
不問然欲鉞請鐸罪使國忠諷之鉞良久曰弟爲先人所愛義  
不欲捨而謀存帝聞頗怒而陳希烈固爭當以大逆鉞未知方上  
表自解有詔希烈訊鉞矣有司不肯通奏鉞見林甫林甫曰事後  
矣俄而鐸至國忠問曰大夫與否未及應侍御史裴冕叱鐸曰上  
以大夫故官君五品君爲臣不忠爲弟不誼大夫豈與反事乎國

忠愕然曰與固不可隱不與不可妄鐸乃曰兄不與獄具詔鐸杖  
死鉞賜死三衛尉冕請國忠以其尸歸斂葬之諸子悉誅家屬徙  
遠方有司籍第舍數日不能徧至以寶鈿爲并幹引泉激雷號自  
雨亭其奢侈類如此鉞兄錫見諸弟貴盛不肯仕鉞彊之爲太子  
僕至是貶東區尉死於道時人傷焉初鉞附楊慎矜以貴已而佐  
林甫陷慎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鉞亦族矣盧鉉者本以御史事韋  
堅爲判官堅被劾鉉發其私以結林甫又善張瑄及按慎矜則誣  
瑄死至鉞得罪方爲閑殿判官妄曰大夫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  
衆疾其反覆貶廬江長史它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  
假須臾卒死

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  
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剽田以中主欲



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衰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媚，以相屠脅，四族皆覆，為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斂怨基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鉞國忠後出，橫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融云。

宇文韋楊王列傳第五十九 終

西川七鳳圖  
氏書印

唐書百二十四

哥舒高封列傳第六十

西川七鳳圖  
氏書印

唐書百三十五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郡之裔，父道元為安西都護，將軍赤水軍使，故仍世居安西。翰少補效，轂府果毅，家富于財，任俠重然諾，縱蒲酒，長安市年四十餘，遭父喪，不歸，不為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沂城，使翰經略，稍知名。又王忠嗣署衙將，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故士歸心，為大斗軍副使，佐安思順，不相下，忠嗣更使討吐蕃，副將倨見翰，怒立殺之，麾下為股，扞遷左衛郎將，吐蕃盜邊，與翰遇，苦拔海吐蕃枝，其軍為三行，從山差池下，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嚮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授右武衛將軍，副隴右節度，為河源軍使，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使王難得、楊景暉設伏，東南谷吐蕃以五千騎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翰自城中馳至，鏖鬪。

陷

虜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還者翰嘗逐虜馬驚限于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旅力聞翰工用槍追及賊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卽下馬斬其首以爲常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部將請齎金帛以救忠嗣翰但齎襍裝曰使吾計從奚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翰至帝虛心待與語異之拜鴻臚卿爲隴右節度副大使翰已謝卽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泣帝寤爲未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朝廷稱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數日未克翰怒捽其將高秀巖張守瑜將斬之秀巖請三日期

河

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加特進賜賚彌渥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平帝每欲和解之會三人俱來朝帝使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宴城東翰等皆集詔尚食生擊鹿取血淪腸爲熱洛何以賜之翰母于闐王女也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諺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旣見愛敢不盡心祿山以翰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託醉去久之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又賜子五品官裨將賞拜有差宰相楊國忠惡祿山白發其反狀故厚結翰俄進太子少保翰嗜酒極聲色因風痺體不仁旣疾廢遂還京師闔門不朝請十四載祿山反封常清以王師敗帝乃召

啗

見翰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丘爲軍司馬蕭昕爲判官王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蕩蘇法鼎管崇嗣爲屬將火拔歸仁李武定渾萼契苾寧以本部隸麾下凡河隴朔方奴刺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干折衆惡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母下百官郊餞旌旗亘二百里翰惶恐數以疾自言帝不聽然病瘕不能事以軍政委良丘使王思禮王騎李承光王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攜弛無鬪意明年進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始安思順度祿山必反嘗爲帝言得不坐翰旣惡祿山又怨思順及是知重兵在已有所論請天子重違因僞爲賊書遺思順者使關邏禽以獻翰因疏七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賜死徙放其家國忠始懼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

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潼水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卽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劍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使腹心杜乾運爲帥翰疑圖已表請乾運兵隸節下因詭召乾運計事者見軍卽斬首梟牙門并其軍國忠愈恐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謀久不決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持重以敝之待其離隙可不血刃而禽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什旗鼓羸師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詔翰進討翰報曰祿山習用兵今始爲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來利在速戰王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事勢不必速當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殺人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尺寸地

速

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謬說帝趣翰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遙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息矣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項背相望也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薄山北阻河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阻無行列賊乘高頽石下擊殺士甚衆翰與良丘登北阜以軍三萬夾河鳴鼓思禮等以精卒居前餘軍十萬次之乾祐爲陣十五五或却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禽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

略略

偃如欲遜者王師懈不爲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鬪翰以羶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瓜目將駭賊倚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燔焱熾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鬪殺尸血狼藉久乃悟又棄甲奔山谷及蹈河死者十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沈至縛矛盾乘以度喧叫振天地賊乘之奔潰洛盡始關門有三壘廣二丈深一丈士馬奔蹙相壓迭少選塹平後至者踐之以入旣敗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拔歸仁等給翰出關翰曰何邪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日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乎翰曰吾寧效仙芝死汝舍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祿山見翰責曰汝常易我今何如翰俯伏謝罪曰陛下撥亂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晁在南陽臣爲陛下以

尺書招之。三面可平。祿山悅，卽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執火拔歸仁曰：「背主忘義，吾不爾容。」斬之。翰以書招諸將，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可就，囚之。東京平安慶緒以翰度河，及敗，乃殺之。翰爲人嚴少恩，軍行未嘗卹士飢寒，有陷民樵者，痛笞辱之。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構蒲飲酒，彈箏篴琵琶爲樂，而士米糲不饜，帝令中人袁思藝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帝卽斥御服餘者製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鏽如故。先是有客梁慎初遺翰書，請堅壁勿戰，以屈賊。翰善之，奏爲左武衛胄曹參軍，留幕府。及翰與國忠貳，慎初曰：「難將作矣。」乃遁去。翰失守華陰，馮翊上洛郡官吏皆潰。帝遣劔南將劉光庭等將新募兵萬餘人往助翰，未至而翰被縛。云其後贈太尉，諡曰武愍。子曜，字子明。八歲，玄宗召見華清宮，擢尚輦奉御，累遷光祿卿。以翰陷賊，哀憤。

號慟。故吏裴冕、杜鴻漸等見之，歎息。李光弼討河北，曜請行，拜鴻臚卿，爲光弼副。降安太清，救宋州有功，改殿中監，襲封爲東都鎮守兵馬使。德宗立，召爲左龍武大將軍。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晃爲僞刺史，詔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時兵萬人。討希烈，帝召見，問曰：「卿治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臣安敢比，但斬長蛇，殪封豕，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廷無西憂，今朕得卿，亦不東慮。」及行，帝祖通化門，是日牙干折。時以翰出師已如此，而斬持旗者，卒以敗。今曜復爾人憂之，曜擊賊，收汝州禽冕，以獻，斬其將二人。希烈退保許州，詔城襄城，穎橋雷震軍中，七馬斃。曜懼，還屯襄城。希烈遣衆萬人縱火攻柵，殪人于塹，以薄壘。曜苦戰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築。

甬道屬城矢集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都統李勉出兵相犄角勉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虛襲之希烈自解乃遣部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爲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器械輜重皆亡德信走汝州勉恐東都危使將李堅華以兵四千往守賊梗道不得入汴兵沮襄城圍益急帝乃詔普王以荆襄江西鄂沔之師討蔡州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拔襄城未行京師亂帝幸奉天襄城陷曜走洛陽會母喪奪爲東都畿汝節度使遷河南尹曜拙於統御而銳殺戮士畏而不懷貞元元年部將叛夜焚河南門曜挺身免帝以汴州刺史薛珏代之召入爲鴻臚卿終右驍衛上將軍贈幽州大都督子七人俱以儒聞岷茂才高第有節槩嶠岷岷岷皆明經擢第

高仙芝高麗人父舍雞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爲四鎮校將仙芝年二十餘從至安西以父功補游擊將軍數年父子竝班仙芝美姿質善騎射父從以其儒緩憂之初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等不甚知名後事夫蒙靈譽乃善遇之開元末表爲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其王爲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自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仙芝乃自安西過撥換城入握瑟德經疏勒登慈嶺涉播蜜川遂頓特勒滿川行凡百日特勒滿川卽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軍爲三使疏勒趙崇玘自北谷道撥換賈崇瓘自赤佛道仙芝與監軍邊令誠自護蜜俱入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爲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婆勒川會川漲不得度仙芝殺牲祭川命士人齋三日糒集水涯士不甚

信既涉旗不露韉不濡兵已成列仙芝喜告令誠曰嚮吾方涉賊擊我我無類矣今既濟而陣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拔其城斬五千級生禽千人馬千餘匹衣資器甲數萬計仙芝欲遂深入令誠懼不肯行仙芝留羸弱三千使守遂引師行三日過坦駒嶺嶺峻絕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衣阿弩越胡服來迎先語部校曰阿弩越胡來迎我無慮矣既至士不肯下曰公驅我何去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娑夷橋矣仙芝即陽喜令士盡下娑夷河弱水也既行三日越胡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王曰不關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領皆吐蕃腹心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酋領逃者弟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芝

招喻乃出降因平其國急遣元慶斷娑夷橋其暮吐蕃至不克度橋長度一箭所及者功一歲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令誠俱班師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懼降附仙芝遣判官王庭芬奏捷京師軍至河西靈唇怒不迎勞既見罵曰高麗奴于闐使爾何從得之仙芝懼且謝曰中丞力也又曰焉耆鎮守使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皆何從得之答曰亦中丞力也靈唇曰審若此捷書不待我而敢即奏何邪奴當斬顧新立功故貸爾仙芝不知所爲令誠密言狀於朝且曰仙芝立功而以憂死後孰爲朝廷用者帝乃擢仙芝鴻臚卿假御史中丞代靈唇爲四鎮節度使而詔靈唇還靈唇懼仙芝朝夕見輒趨走靈唇益慙副都護程千里衙將畢思琛行官王洎康懷順陳奉忠等皆嘗譖仙芝於靈唇者既視事呼千里嫚罵曰公面雖男兒

而心似婦女何邪謂琛曰爾奪吾城東千石種田憶之乎對曰公見賜者仙芝曰爾時吾畏汝威豈憐汝而賜邪又召滔欲粹辱良久皆釋曰吾不恨矣由是舉軍安之俄加左金吾衛大將軍與一子五品官九載討石國其王車鼻施約降仙芝為俘獻闕下斬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於怛邏斯城以直其冤仙芝為人貪破石獲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良馬寶玉甚眾家貲累鉅萬然亦不甚愛惜人有求輒與不問幾何尋除武威太守代安思順為河西節度使羣胡固留思順更拜右羽林軍大將軍封密雲郡公祿山反榮王為元帥仙芝副之領飛騎曠騎及朔方等兵出禁財募關輔士五萬繼封常清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宴仙芝以下帝又幸望春亭勞遣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常清敗還仙芝急乃開太原倉悉以所有賜士卒

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至甲仗資糧委於道弥數百里既至關勒兵繕守具士氣稍復振賊攻關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曰言其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眾而仙芝棄陝地廣百里朕盜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令誠已斬常清陳尸於蘧蔭仙芝自外至令誠以陌刀百人自從曰大夫亦有命仙芝遽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我為盜頡資糧誣也謂令誠曰上天下地三軍皆在君豈不知又顧麾下曰我募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勢方銳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閑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爾當呼枉軍中或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視常清尸曰公我所引拔又代吾為節度今與公同死豈命欤遂就死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貪年過三十未有名夫蒙靈譽為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嘗出



軍奏僉從三十餘人衣襟鮮明常清慨然投牒請豫常清素瘠又  
脚踏仙芝迺其白不納明日復至仙芝謝曰僉已足何庸復來常  
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勒故無媒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自取  
士恐失之子羽公其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不得已  
竄名僉中會達奚諸部叛自黑山西趣碎葉有詔激擊靈譽使芝  
仙以二千騎追躡達奚行遠人馬疲禽截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  
捷布具記并泉次舍克賊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  
所發出乃大駭即用之軍還靈譽迎勞仙芝已去奴祿帶刀而判  
官刘眺独孤峻争问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僉封  
常清也眺等驚進揖常清坐与語異之遂知名以功授疊州戍主  
仍判官仙芝破小教律代靈譽為安西節度使常清以從戰有勞  
擢慶王府錄事參軍為節度判官仙芝征討常知從務常

為

清才而果胸無疑事仙芝委家事於郎將鄭德詮其乳母子也威  
動軍中常清常自外還諸將前謁德詮見常清始貴易之走馬突  
常清騶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輒閉因離席曰吾起  
細微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郎將安得無禮因叱曰須暫假郎將  
死以肅吾軍因杖死以面仆地曳出之仙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  
請不能得遽以狀白仙芝仙芝驚及見常清憚其公不敢讓常清  
亦不謝會大將有罪又殺二人軍中莫不股慄仙芝節度河西復  
請為判官久之擢安西副大都護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事未幾改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常清性勤儉耐勞苦出軍  
乘騾私廢裁二馬賞罰分明天寶末入朝而安祿山反帝引見問  
何策以討賊常清見帝憂因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  
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

赴

日取逆胡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明日以常清爲范陽節度副大  
使乘駟夫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  
斷河陽橋以守賊移書平原令太守顏真卿以兵七千防河真卿  
馳使司兵參軍事李平入奏常清取平表發視卽倚帳作書遺真  
卿勸堅守且傳購祿山檄數十函與之真卿得以分曉諸郡祿山  
度河陷滎陽入鞏子谷先驅至蔡園常清使驍騎拒之殺拓羯數  
千百人賊大軍至常清不能禦退入上東門戰不利賊鼓而進劫  
官吏再戰於都亭驛又不勝引兵守宣仁門復敗乃自提象門出  
伐大木塞道以殿至穀水西奔陝語高仙芝曰賊銳甚難與爭鋒  
潼關無兵一夫奔突則京師危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敗書聞  
帝削常清官使白衣隸仙芝軍效力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部軍  
及邊令誠以詔書至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汙國家節度

戮賊手今死乃甘心始常清敗徑入關欲見上陳討賊事至渭南  
有詔赴潼關常清憂懼爲表以謝且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  
敗不得對又言臣死後望陛下無輕此賊則社稷安至是臨刑以  
表授令誠而死人多哀之

贊曰祿山哀百鬪驍虜乘天下忘戰主德耄勤故提戈內諫人情  
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卽奪爵土欲入關  
見天子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于軍仙芝棄陝守  
關遏賊西勢以喪地被誅玄宗雖爲左右蒙瞽然荒奪其明亦甚  
矣卒使叛將得藉口執翰以降賊嗚呼非天熟其惡使亂四海舉  
黔首而殘之彼二將奚誅焉

安政五年歲在戊午仲秋念五以万曆刊本一校了  
給事中菱夏長

哥舒高封列傳第六十終

馬川屯鳳尊  
氏庫應席甫

唐書百三十五

